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五十一回 香山弟子除妖法 唐國元戎演陣圖

詩曰： 龜靈妖法仗紅珠，千載精華功不殊。
指望威名成海國，那知一旦露形軀。

那木角大仙說罷，仗手中劍縱馬上前，望李靖一劍揮來。李靖閃過，把手中拂塵望劍上一拂，大仙手便震痛，仗劍不牢，落於地下，李靖便大步上前。木角仙看了，把口一張，就吐出紅珠一顆，精華射目，望李靖照面門打來。李靖全無懼色，把手中拂塵輕輕一拂，這顆紅珠拂落於地，拾起手中，往懷內藏過。大仙一見紅珠收去，料想不能復回朱皮山去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慌忙下馬拜伏於地，高叫：「大仙，可憐念我弟子千年修煉苦功，得受此珠。今一旦被大仙收去，難成正果。望大仙還珠復口，感戴甚深，恩重如山。從今回山去，再不敢胡為了。」李靖笑道：「我方勸言在前，你偏偏不肯聽我，今哀求貧道，事已遲了。若要還珠，快快獻出原形。」木角仙聽言，心下十分懊悔。要此紅珠，無奈何只得現了原形，乃是一個簸籬大的烏龜，受日月精華，彩天地之氣，修成這顆紅珠，才煉人形，那曉被李靖猜破，要他獻形，把符咒畫在龜背，要復人像，且待五千年之後。便說：「孽畜，貧道助你風雲一陣，去你罷。若執迷不悟，要還此珠，便賞你一刀。」那龜精料哀求無益，便借風雲而去，影跡無蹤，引得吊橋邊兵將，笑聲大震。番營前蓋蘇文，氣得面如土色，來取李靖。仁貴一見，催開戰馬，舞戟上前迎住。

蘇文算計已定，把赤銅刀架住畫戟，說：「住著，本帥有言對你講。」薛講貴收住坐騎，問道：「有什麼話對本帥講？」蘇文應道：「我是番邦元帥，你為中國大臣，必然眼法甚高，能識萬樣陣圖。今本帥刀法平常，實不如你。我有一個陣圖在此，汝能識得否？」仁貴笑道：「由你擺來，自當破你陣圖。」

蘇文傳令，就調數萬大隊兒郎，分開五色旗幡，登時列成一陣，果然擺得利害。蘇文道：「薛蠻子，你在天朝為帥，可能識此陣否？」仁貴抬頭一看，但見此陣，有詩為證：一派白旗前後飄，分排五爪捉英豪。銀槍作尾伸頭現，中有槍刀勝海潮。

薛元帥看罷，哈哈大笑說：「蓋蘇文，你排此陣難我，明明藐視本帥，此乃一字長蛇陣，我邦小孩童也會識破，難著甚人？」蘇文道：「你休得誇口，只怕能識不能破。」仁貴道：「就是要破也不難。你還未擺完全，限你三日後擺完了，待本帥領兵從七寸中殺將進去，管教你有足難逃。」蓋蘇文聽見此言，明知仁貴能破此陣，傳令兒郎散了此陣。又說：「薛蠻子，你既然識此陣圖，本帥還有異陣排與你看。」仁貴道：「容你擺來。」蓋蘇文就分開旗號，頃刻演成一陣，叫聲：「薛蠻子，你可識此陣否？」元帥看時，但見此陣，有詩為證：紅白大旗接後前，居中幡子接雲天。刀劍槍戟寒森森，英雄入陣喪黃泉。

仁貴道：「此乃是三才陣，只消按天地人三才，用三隊人馬，往紅白黃三門旗內殺入，此陣立可破矣。」蘇文見仁貴識破，不足為奇，傳令兒郎散了三才陣，又復分列旗幡，擺成一陣。說：「薛蠻子，你可認得此陣否？」

仁貴看見，微微冷笑，便叫聲：「蓋蘇文，你有幻想異奇之陣，擺一座來難我，怎麼卻擺這些千年古董之陣，誰人不識，那個不知，本帥既在天朝為帥，豈是依靠實力而來，就是這些兵書戰冊，陣法多也看得精熟的。若說這十座古陣，你也不要擺了，我念與你聽，頭一座乃一字長蛇陣，第二座乃二龍取水陣，第三座乃天地三才陣，第四座名曰四門斗底陣，就是你擺在此的；還有第五座五虎攢羊陣，第六座六子連芳陣，那第七座七星斬將陣，第八座八門金鎖陣，第九座九曜星官陣，第十座便是十面埋伏陣。總也不足為奇，你既作東遼梁棟，要擺世上難尋，人間少有，異法幻陣，才難得人倒。今本帥為中國元戎，到學得一個名陣在此，若汝識得出此陣之名，也算你番邦真個能人了。」蘇文道：「既如此，容你擺來。」那薛仁貴退往城中，調出七萬雄兵，自執五色旗號，吩咐周青、薛賢從搥鼓鳴金，按住八卦旗幡，霎時擺下一個陣圖。仁貴在黃旗門下大叫：「蓋蘇文，你擺三陣，我俱能識破。本帥只擺一陣，你可識否？是什麼陣。」蘇文聽說，便抬頭一看，但見此陣好不異奇，十分利害。焉見得有許多利害呢？有詩為證：一派黃旗風捲飄，金鱗萬光放光毫。刀槍一似千層浪，陣圖九曲。象龍腰。炮聲行走金聲歇，不怕神仙陣裡逃。五色旗下頭伸探，露出長牙數口刀。一對銀錘分左右，當為龍眼看英豪，雙雙畫戟為頭角，四腿東取攢箭牢。二把大刀分五爪，後面長槍擺尾搖。蘇文那有神通廣，不識龍門魂膽消。

蓋蘇文見此陣擺得奇異，半晌不動，口呆目定。暗想我在東遼數十年，戰策兵書陣法，看過多多少少，也從來不見此陣。叫道：「薛蠻子，憑你稀奇幻術，異名陣圖，也見過多少，從來沒有此陣。你分明欺我番邦之將，把這座長蛇陣裝得七顛八倒，疑惑我心，前來難著，本帥不知你杜造的什麼陣。」

仁貴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蓋蘇文，料你是個匹夫，怎識本帥這座異陣，你既道我自己杜造長蛇陣，改調亂陣，三天之後，你敢與人馬破我陣麼？」蘇文道：「既為國家梁棟，開兵破陣，是本帥分內之事，容汝三天擺完全了，待我興兵破你。」薛仁貴傳下令來，領散了龍門陣。當日即又點大隊雄兵十萬，調出城來，扎住營頭，一共十七萬兵，安營在外，旌旗飄蕩。仁貴同八員總兵，屯紮帥營左右，前後帳房安得層層密密，堅堅固固。不覺日已向西，城上唐王同諸將閉了東門，竟往銀鑾殿升登龍位，飲了御酒，專等第三天看蓋蘇文破龍門陣。這話慢表。

單講城外蓋蘇文退進御營，來見狼主。莊王先傳令設酒，御營中掌燈點燭，大排筵席。二位王爺坐在上邊，蘇文坐在旁首，底下數席文武大臣。共飲三杯之後，莊王問道：「元帥，你三陣唐將盡皆識破，他擺得一陣，你就目定口呆，豈不被大唐兵將恥笑麼？」蘇文奏道：「有所不知，臣擺三陣，是陣書有的；他或者也看熟在肚中，故而被他識破。這仁貴擺的，書上不載，自己杜造次亂長蛇陣圖，分明疑難於我，所以臣回他不識，待三天後臣調遣人馬，容我破陣，那時殺他們血濺成河，屍骸堆積，何必識他陣名。」張大王笑道：「到也說得有理。元帥能人，待破陣之日，孤家發八員猛將，雄兵十萬你帶去，陣即破矣。」蘇文稱謝，酒散回營安歇，不必去表。

再進唐營中薛仁貴，同八員總兵，在營飲酒席上，開言叫聲：「八位兄弟，本帥在山西縣苦楚不堪，三次投軍，張環奸詐，把我隱藏前營為火頭軍，雖承數位兄弟不願為旗牌，願做火頭軍，同居一處，一路上立功，盡被奸臣冒去，害你們不早見君王，享榮華富貴，受苦多年，單只為我。今天幸蒙聖恩封天下招討，才為本帥。爾等也得受總兵爵祿，我九人乾功立業，征剿番邦，盡心報國，從來不煩老少眾將之力。今蓋蘇文要破我龍門陣，是他命該休矣。我前番在中原探地穴，曾受玄女娘娘法旨，說要復青龍一十二年，可平靖矣。今算將起來，足足十二年了，況今朝仙師李大人又說欲復青龍，定擺龍門陣，正應在三日後。龍門陣中多要用心擒捉，好成功班師，我九人功非小矣。明日須聽本帥調遣。」八人大喜說：「這個自然。若能平復東遼，我等俱聽哥哥號令，用心擒捉，立功標下。」言談半夜，各歸營帳安歇一宵。

次日清晨，元帥傳令二將，對番營高搭五坐龍門，不消半日，完成整備。火炮火箭，強弓硬弩，鉤鎌短棍，長槍大刀，端正銳利，盔甲新鮮，又忙了半日。第二天眾軍兵飽食一頓，調開隊伍，扯起營盤，忙忙打扮，頂明盔，披亮甲，旌旗招轉，內按五色冲天大纛旗領隊分班，八總兵妝束坐馬，兩旁站立，仁貴執旗一面，領隊分排四面八方，鳴鑼擊鼓，調東南，按西北，頃刻擺完全了。五坐龍門，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旗幡。一到了第三天，仁貴在陣內用了些暗計，四週長槍劍戟，火炮、火球架起，八員總兵分四門而立，中門薛仁貴，手中拿白旗，對番營叫道：「快喚蓋蘇文出營看陣。」早有番營前小卒，飛報進御營來說道：「大唐薛仁貴請元帥看陣。」蓋蘇文聽言，同二位大王一齊上馬，排開隊伍出營，帶同諸將，至陣前一看。呵唷，好座利害陣圖也！但只見：五座龍門高搭，對聯金字驚人。左邊寫：踏殺番兵、血染東遼；右首書：活捉莊王、頭懸太白。擺攢箭手、長槍手、火炮手、鼓旗手、摹幡手，密密層層護定；龍門首上，按著繡綠旗、大紅旗、白綾旗、皂貂旗、杏黃旗，風飄飄一派五色旗。東發炮，龍頭現出，專吞大將；西鳴金，擺尾身旁，進陣難逃。滿陣白旗如銀雪。霎時變作火龍形。其中幻術無窮盡，內按刀槍連轉身。五色繡

旗一刻現，神仙設此大龍門。專為東遼難剿滅，故把龍門建策助。

蓋蘇文見前日不完全龍門陣，隨口應承說破得此陣，如今見了這座完全陣圖，到驚得呆了半個時辰。方才開言道：「薛仁貴，你既擺全陣圖，本帥明日興兵來破。」仁貴道：「若能破者，必遣能將進我的陣。」

不表蓋蘇文回進帥營，打點破陣之日。另言講薛仁貴按了龍門陣，帶領總兵進入城中，來至銀鑾殿上，見朝廷奏道：「陛下在上，臣欲擒蓋蘇文，滅東遼，奏凱班師，所以擺座龍門大陣。待明日必捉番邦元帥，大事可成矣。」

朝廷大悅，降旨排筵，欽賜仁貴飲酒。言談至三更方散，回帥府安歇一宵。

次日五更，炮聲一響，遂將鼓哨動，各營將官滿身披掛，結束停當，飽食戰飯。大元帥頂盔貫甲，整頓齊備，上馬端戟，離了帥府，同諸將出城，升帳而坐，眾將侍立兩旁聽調。薛仁貴傳羅通、秦懷玉二將，領五千人馬，速往西行，離陣四五里，埋伏山林深處，等蓋蘇文敗來，發炮攔阻去路，趕他轉來。羅、秦二將一聲得令，接了令箭，齊出營門，上馬端兵，領五千人馬，前往西邊埋伏，我且慢表。再講仁貴又點周青、薛賢徒，你二人也帶五千兵馬，北路而行，埋伏樹林深處，等候蓋蘇文逃到，趕他轉來，不得有違。二將一聲得令，接了令箭，出營上馬，帶領五千鐵騎，竟往北路埋伏不表。那仁貴又點王新鶴、王新溪，你二將領五千兵馬，往南方綠樹林中埋伏，攔截蓋蘇文去路，不得有違。二將一聲得令，接了令箭，出營上馬，帶領飛騎五千，前往埋伏。仁貴發遣三路精兵已畢，只見東方發白，番營無人知覺。那元帥起身，吩咐扯開帳房，擺開龍門大陣，按定當陣門守將，點姜興霸、李慶先守住左首二門；周文、周武守住右首二門；仁貴自執紅旗，守住中門。

走出走進，演此活陣。鑼鳴鼓響，只等破陣擒將，此言慢表。

單講蓋蘇文也是五更起身，眾將齊集兩旁，站立聽令。多是英雄強壯，氣宇軒昂之輩。蘇文心下躊躇：「我看這數員戰將，幾萬雄兵，破陣也儘夠有餘了，然而此陣中，決定利害，故敢口出大言，擺與我破。未知此陣何名，書上並不置載，看看稀稀奇奇，似此陣圖十分幻異，叫我怎生點兵調將，將何令發使他門進陣，怎樣破法？」正是：恨無黃石奇謀術，難破亞夫幻異功。

蓋蘇文坐在帥營，無計可施，不敢發兵調將，前去破他異陣。那曉高建莊王同扶餘國張大王，帶一支御林軍出營，看元帥發兵破陣。但只見自家人馬明盔亮甲，排隊分班，只不見元帥動靜，不覺心中焦悶起來，降旨一道，傳元帥出營破陣。左右得令，就傳旨意前往帥營。蘇文接旨，來到御營見駕，說：「狼主，召臣前來，有何旨意？」莊王說：「元帥，你看唐朝陣中，殺氣冲天，稱威耀武，為何元帥全不用心調兵遣將，前去破他，反是冰冰冷冷，坐在營內呆看，豈不長他門志氣，滅自己威風麼？」蘇文奏道：「狼主在上，唐朝擺此陣圖，臣日夜不安，豈不當心？但陣書上歷來所載，有名大將陣圖，臣雖不才，俱已操練精明熟透，分調人馬，按發施行，或東或西，自南自北，出入之路，相生相剋，方能破敵，得逞奇功。如今他們所擺之陣，十分幻異，雖不知那陣中利害如何，今看他擺得活龍活見，希希奇奇，連陣名臣多不曾識得，就點將提兵去破，竟不知從何門而入，從何路而出；又不知遇紅旗而殺，還不知遇白旗而跑。」莊王叫聲：「元帥，他擺五個龍頭，俱有門入，必然發五標人馬，進他陣門的。」蘇文道：「進兵自然從五門而入，臣也想來如此，但願得五路一直到尾還好破他，倘然內有變化，分成亂道，迷失中心，那時不得生擒，就是肉醬了。」張大王笑道：「若是這等講，歇了不成？」

蓋蘇文聽見張大王取笑了他，只得無奈，點起五萬人馬，五員戰將，分調五路進兵，按了四足後尾，聽號炮一齊衝入。傳孫福、焦世威帶兵五萬衝左首二門；又調徐春、杜印元領兵五萬，衝右首二門。四將答應去訖。蓋蘇文按按頭上金盔，緊緊攀胸銀甲，帶五千兵馬，催開坐騎，搖手中赤銅刀，望中門殺過來。後面號炮一起，左首有孫福、焦世威縱馬搖槍，殺上陣門。裡邊姜興霸、李慶先上前敵住，鬥不數合，唐將回馬望陣中而去。孫、焦二將隨後追進陣中，外面鑼聲一響，大炮、火箭亂發，如雨點相同，打得五萬番兵，不敢近前。欲出陣門無路，裡面二將望綠旗兵中追殺，忽一聲炮響，兵馬一轉，二員唐將影跡無蹤，四下裡盡是刀槍劍戟，裹二將在心，亂砍亂挑，回望看時，前後受敵，心下著忙，叫救不應，二將兵器架不及，刀山劍嶺之危，作為肉醬而亡。料想不免那姜興霸、李慶先有暗號在內，縱綠旗引走，轉出龍門外去了。右邊有徐春、杜印元縱馬端兵，衝到陣前，內有周文、周武舞動大砍刀接住番將，廝殺一陣，唐將拍馬詐敗入陣，徐春、杜印元不知分曉，

趕入陣門：

正是英雄無敵將，管取難進刀下亡。